迷惘

他也只點點頭就轉身走了。望着他逐漸遠去的背影，我怔怔地想，這個人眞怪啊！

第二次和他單獨相處，我就覺得他一點也不怪了。

那是一個初秋的早晨，我坐在海邊的岩石上讀一本小說，把脚浸在海水裏，自得其樂。

我浸沉在書本動人的情節中，竟不知道文叔甚麼時候走過來的，他拿着釣竿，戴着一頂狹邊草帽，他站在我面前，笑着向我點點頭說：

「程小姐，你很用功，看小說呢！」

「那裏是用功，看小說呢！」我把書本合起來，讓他看到封面上的書名，同時有點不自在的把一雙光脚往水裏埋得更深。

「是一本好小說。」他點點頭，一付長者的模樣，「看好小說是很有益的，我自己也是個小說迷。」

「你也喜歡看小說？」我有遇見知己般的驚喜。

「感到奇怪麼？」

「我以爲你只對工程圖樣有興趣」

他哈哈大笑起來，笑聲是爽朗的，似乎不像一向沉默寡言的他。他的笑使我覺得我們之間的距離縮短了許多。

「我有許多小說書，」他說：「如果你喜歡看，我可以借給你。」

「謝謝你。」

「你跟敏芝，同學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現住在那裏？」他又問。

「一合中。」我有點不高興了；那天晚飯席上，敏芝不是已經介紹過我了嗎

「一個人到這樣遠的地方來？」

「因爲我喜歡海。」

「哦，」他用釣竿輕敲着岩石，望着遠方說：「我也是因爲喜歡海才調到這兒來工作的。」

「海眞美，」我說：「讓人百看不厭。」

「愛幻想的人喜歡海，」他笑着問我：「你是不是很愛幻想？」

我以微笑表示肯定我的答覆。

「我到那邊去了，」他似乎覺得話已經說得太多，拿起釣魚竿匆匆走開了。

望着她的背影拐進海灣，我改正自己以往的觀念：他不是一個怪人，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。

三

自此以後文叔便和我逐漸熟悉了，他源源不斷的把他的書借給我看，我們也時時對一本著作抒己見，但常常是我傾聽着他獨到的見解。

慢慢地我發現自己對文叔非常尊敬，非常欽佩，而且樂意和他在一起，這是以前對任何人沒有過的。

時間一晃就是半年，快到放寒假的時候了。

資島的初冬，只有些微的北風，陽光普照的日子，依然暖和得像春天，海濱仍是常去的地方，和那裏我和文叔不期而遇，我愉快地和她談，讓笑聲隨着海浪，飄向那遙遠的海風。

記得是一個例假日的下午，我又來到海邊，但和我一塊兒的不是文叔，而是表哥，也虧表哥有興緻，老遠的跑來看我。我雖然對他並無好感，但離家在外，有親戚來探望自己，總是讓人高興的。那天下午我陪他遊遊小鎭，邊聽他講許多家的瑣聞，減輕了我對家人思念。（三）

凱塞琳，萊蒙托夫與我

墨人。

和她那淒涼的身世，簡直使我不忍心拒絕。但最後我還是問她：「凱塞琳，人一生要死幾次」

她嫣一笑，靠近我說：

「你眞的喝醉了！人哪能死幾次？要是別人聽了都會笑你。」

「不，你不要笑，」我很艱難她搖搖頭：「請你告訴我，人一生到老要死幾次？」

「一次就拉倒啦！還能死幾次？」她向我一笑。

我看她那純眞的樣子，話到口邊又忍住，最後還是說了出來：

「凱塞琳，我也告訴你，眞正的愛和死一樣，也只有一次。」

她突然睜大兩隻眼睛，本來紅潤潤的臉立刻慘白如紙，而後眼圈一紅，淚出兩顆豆大的淚珠。

短篇小說

她慢慢地站起來，慢慢地走開，背着我只言片語，如怨如訴地說：

「我是斯拉夫人，我知道我沒有靜宜文雅，我愛你，我根本沒有考慮你愛不愛我，這也許是我的錯，她終於雙手蒙住臉啜泣起來。我一身癱軟，爬不起來，心裏却有無比的歉疚。

突然，她走近我的書桌，抽出那本「浮生六記」，向我走來，放在我的胸口，然後重重地吻了我一下，又迅速地跑開。

靜宜的照片從書頁中滑了出來滑在我上，但是她本離我已經很遠很遠，望着她的照片，我不禁百感交集，悲從中來。

凱塞琳是敎徒，（二）

長篇武俠小說

射鵰英雄傳

金庸著

【六七二】

第五十三回 惡鬥東邪

名醫姪兒，其實却是他的親子，吧。」

他性子歹毒，舐犢之情却深，聞得姪兒愛惜性命，心知黃藥師必定嚴諸這雛與自己結了深仇，但這些人都是江湖上成名的英傑，歐陽公子雙腿動彈不得，他們決不致和他這雛，只特這些人一散，就去換他赴濟靜之地裹傷，那知竟遭了毒手。

黃藥師見他站在當地，雙日向前直視，立時就要暴起發手，知道這一發雛。直是排山倒海，勢不可當，心中暗暗戒備，歐陽峯嘶聲道：「是誰殺的？是你門下還是全眞門下？」他知黃藥師身份甚高，決不會親手殺一個雙足斷折之人，必是命令人下手，聲音本極雌聽，這時更是經鑠刺耳，黃藥師冷冷的道：「學過多少派武功，也是學過桃花島的一些功夫，你去找他性命，豈能冶冷靜尊審查敵我强弱情勢，那西毒確是大有過人之處，他心首向裘千仞道：「千仞兄，你宰這八人，我來對付白老邪

裘千仞大笑道：「你先宰我吧。」裘千仞插頭道：「我實在有點兒下不了手。」刺鵰，傳藝，這話兒實眞不錯巧！說着雙手掉住肚子蹲下了，黃藥奇道：「你等一回兒，我來出恭！」黃藥師道：「你等一回兒，我來出恭！」裘千仞苦着臉，雙手捏着褲子，向旁跑去。

他剛轉過身，黃藥師雙掌已向他背心擊到，裘千仞大驚，急忙回掌相格，兩人各退一步，裘千仞叫道：「你這是幹甚麼？」黃藥師道：「你這是幹甚麼？」裘千仞道：「我出恭。」黃藥師道：「我也出恭。」裘千仞道：「你這人好不講理，我先來的。」黃藥師道：「我也是先來的。」裘千仞道：「你這人好不講理，我先來的。」黃藥師道：「我也是先來的。」裘千仞道：「你這人好不講理，我先來的。」黃藥師道：「我也是先來的。」

裘千仞大怒，雙掌連環擊出，黃藥師也是雙掌還擊，兩人一個在東，一個在西，一個在南，一個在北，一個在上，一個在下，一個在中間，一個在左，一個在右，一個在前，一個在後，一個在內，一個在外，一個在裏，一個在表，一個在橫，一個在豎，一個在斜，一個在角，一個在邊，一個在旁，一個在側，一個在頂，一個在底，一個在裏，一個在外，一個在中，一個在間，一個在隔，一個在離，一個在合，一個在分，一個在聚，一個在散，一個在生，一個在死，一個在陰，一個在陽，一個在晝，一個在夜，一個在晨，一個在昏，一個在春，一個在夏，一個在秋，一個在冬，一個在風，一個在雨，一個在雪，一個在雲，一個在霧，一個在露，一個在霜，一個在雷，一個在電，一個在虹，一個在霓，一個在日，一個在月，一個在星，一個在辰，一個在宿，一個在曆，一個在年，一個在歲，一個在時，一個在刻，一個在分，一個在秒，一個在忽，一個在微，一個在塵，一個在埃，一個在渺，一個在茫，一個在無，一個在有，一個在虛，一個在實，一個在動，一個在靜，一個在明，一個在暗，一個在晦，一個在顯，一個在隱，一個在藏，一個在露，一個在現，一個在沒，一個在存，一個在亡，一個在興，一個在廢，一個在盛，一個在衰，一個在榮，一個在辱，一個在得，一個在失，一個在成，一個在敗，一個在利，一個在鈍，一個在巧，一個在拙，一個在勤，一個在懶，一個在勞，一個在逸，一個在苦，一個在樂，一個在悲，一個在喜，一個在哀，一個在怒，一個在愛，一個在憎，一個在善，一個在惡，一個在美，一個在醜，一個在好，一個在壞，一個在是，一個在非，一個在對，一個在錯，一個在眞，一個在假，一個在虛，一個在實，一個在有，一個在無